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八

禮儀四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

願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子弟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竊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　聞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並[illegible]

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真先師如[illegible]有
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
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
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
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
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又
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
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
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
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

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淫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其一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

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此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巳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吴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将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

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
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
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
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
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
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
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
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 臣恐學
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語淫
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
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
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
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
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襃爵罷祀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
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
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
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
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
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
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

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已祀授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
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
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
議請黜楊雄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
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
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
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
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
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
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
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

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
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
抑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
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
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
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
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
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固豪傑之士
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
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
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矣而[illegible]

少其著述而亦有此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公心
之說程子嘗許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
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
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
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
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
侑於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
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
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
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為樂祖
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

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衛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餘崇非諸賢之本意　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

鄒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
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
點泗水侯孔鯉鄒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
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
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
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
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
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托其友
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
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
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

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議孔子祀典疏　張孚敬

臣恭惟　皇上欽定　四郊祭祀禮儀遠法　帝王成典近復　聖祖初制茲　命臣領纂脩事　欽定名曰祀儀成典復　諭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序纂入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宜備載一代之制以爲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古聖王祀典　聖明已有定議臣竊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妥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　聖明

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諡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諡為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公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諡褒成宣尼公盖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

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
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
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
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
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
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
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
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
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
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

大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illegible]
以冀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illegible]
時而其教實無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
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
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
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
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
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
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孟夫子既無爵諡則稱
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

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狥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恠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謂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illegible]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illegible]

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尊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末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覽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illegible]

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彌其德彼區區荒裔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盖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

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　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

無有所謂人者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

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況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觀此其人而祭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倩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illegible]

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illegible]
無以此　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
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
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
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
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
繼述之大者　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
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
副内籩十冪全豆十盖全　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
部尚書周洪謨議　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為
十二俞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

故增為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説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為十二籩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illegible]

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
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王之
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
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
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
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
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
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
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
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從祀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

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嚮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别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来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

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恭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

使二子從祀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以
臨歿之時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
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
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
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
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
皇帝實録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
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 廷議不合而
止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
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

有毛公禮有髙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

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傳祖老莊而范甯追寃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觧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為世

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

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令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来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

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之言語

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云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

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

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
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
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
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
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
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
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
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
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
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
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

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illegible]發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

於學宮景得禮意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聯翁之派雖其晩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翼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

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
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
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
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
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
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
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者可
作朱熹之志可知也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
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
大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範數雖止入其[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著者況之所受者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illegible]之
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illegible]
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illegible]
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
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
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
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
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
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
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
祭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

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指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㩻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

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矣[illegible]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薛瑄從祀議疏　　霍韜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請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

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
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
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
髮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
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
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非及
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
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
守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
光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與從祀之
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少謹

以高明之道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教之人愈高陷溺愈深皆於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聚其趨向純正畧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正祀典以光 聖治疏　　姚淶

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載之禮經義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則所以旌往烈而示來世也頃者陛下遵 祖宗之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於是而不辨其大分則雜猶于薰淆紫于朱

厥經瀆禮臣懼無以昭大典也今帝王廟中祀及元
世祖臣竊惑焉夫華夷大分也臣請為　陛下陳之
中國之與夷狄其限至明而其防至嚴也是故內中
國而外夷狄尊中國而卑夷狄進中國而退夷狄貴
中國而賤夷狄若天地之不可交覆若君臣之不可
易置若首足之不可倒懸華夷之分如此孔子作春
秋嚴亂臣賊子之誅罰者為世道立大防也至於夷
狄與中國競亢必謹遏而深抑之豈非薦食上國縻
夷人類有甚於亂賊之當誅者歟自有典籍以來犬
戎覆宗周弒幽王而周人不能討此中國之大讐耻
劉石諸胡囚執晉懷愍盜據神州而晉人不

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耶律德光執唐付晉劉漢而歸諸巳而五代之世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完顏吴乞買入汴而虜徽欽掩天下之正而宋人竄於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此數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憤者也然猶未全盜我中國也蒙韃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虐浮於犬戎狡深於劉石貪劇於契丹暴過於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撼之於潭剪之於襄蹶之於維揚覆之於臨安蹙之於閩嶠窮之於崖海而後巳馬蹄介我冠裳穹廬我宫室部落我郡縣奴隷我士女斁我彝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中國始盡胥而爲夷矣又其待

幼主之母子既歸隸矣而使爲僧尼於吐蕃諸帝之陵寢既丘墟矣而發其遺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當是時也是天早而地尊也臣先而君後也足上而首下也其爲中國之大讐恥豈直如前代而已乎夷狄之禍既未有慘於此時而華人之切於啟虐者曾不能一奮其臂也我　太祖高皇帝興於淮甸聲罪而汎掃之用中國之師復中國之土廓中國之妖氛雪中國之讐恥天地始復有定位君臣始復有定分首足始復有定形而古帝王之遺黎始得復歸於人類不然則生民之類弗幾于泯滅乎故讀史而至宋之将亡未嘗不爲中國痛至元之

將亦夫豈不為中國快也述其封豕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聖祖之誅罰亦已幸矣又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聖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聖祖除暴之義彰既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臣竊恨當時諸儒臣懷其一日豢養之私值我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以佐下風乃使元主得與帝王並列以瀆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預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群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於湯武功德並隆者也自漢高帝以至宋太祖功浮於德者也秩之祀之

夫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以夷主華蓄其醜類於夷狄信有功矣亦有德矣中國之民何賴焉顧躋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元人非徒無益於中國而其為災為患殆且百年舉而祀之臣誠不知其何所據也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嚴若此數聖人在天之靈萬古長存一薰一蕕一朱一紫豈容混而無別以與虜並享也抑三代以降夷狄尤橫漢高帝困於平城力未能報而遺後之人唐

太宗威震厥降薛延陀威加北荒使之不得逞宋太祖以北漢之故與契丹兵爭而幽燕之地籌之終身而不能取此三君亦未始與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虜之雄與之同當其亘使三君有知必不肯自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 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構有煥使燕之遺民故老復正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昔越范蠡藏吳或祀之三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譏其非吳伍員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屏斥其像以為此吳楚百世之故怨也則夫為中國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 陛下

德格上下道貫幽明昭代祀典至詳至備非臣末議所能裨也顧禮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 陛下審之以分辨之以禮斷之以義特嚴其祀以釐正大典使中國之民皤然思曰夷狄之不可冒處中國如此中國之不可輕假夷狄如此改觀易聽轉移人心皆將若吳人之視范蠡楚人之視伍員其爲世道勸豈不多哉夫興義旅而滌腥羶 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決而斥僭偽 陛下行之於後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逢 聖明義不容默

請革祀元世祖疏　陳棐

臣惟天經尊於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以於天

蓋聖人於中國是以華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隅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非人力之所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可為晝履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臣見近來北虜衆殘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紫荊矣而我邊氓逋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年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以夏從夷

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愚切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在於自嚴內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如　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於我　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臣竊謂非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　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於今上下數萬千年歷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

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殄其本國也所謂大德者爲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下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爲世祖者厠於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温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真而元人稱爲太祖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且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斁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爲夷

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若以為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若以承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我 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神功聖烈所以撫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元之祀欲不自紊華夷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自古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興於
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首驅逐之夷狄生旣不
可以居中國而治天下死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
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本心
也是則當黜也 臣又謹攷國初 太祖高皇帝因禮
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
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寺掌之 上諭五帝三皇
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獨不言
元君同祭帝王廟也 臣盍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

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莊誦　大明
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
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
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
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於
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
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
祀典以至於今日者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
之也諸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
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
顧開國豢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義臣為

罔上誣臣深措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
聖神固見於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布衣是知　聖
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低元迹姑亦暫祀之
耳　睿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與
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寥寥
百餘禩襲常踵舊視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　太祖
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
樂必待百年而後興制作當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
黜祛更正不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
玄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

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以其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去哉我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屢闢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強有力干取大器梟雄稔惡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於帝廟如胡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梁陳隋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

世儒賢之定論不哉　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必所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非元之夷狄而顧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隋諸臣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讐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子孫何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爲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使之共座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惟宋祖讐之也　諸帝王實羞之諸帝王咸以神明之冑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鬼被髪左衽之裔列

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羞其與夷狄並列也非止羞其爲夷狄也羞其爲禽獸也何也大明一統志我　朝欽修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是胡戎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以瀆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去此胡祀無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令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初建修撰饒滌巳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國則中國之之陋說竟使滌之正奏沮格未行迨及沉患失春秋

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荊吳
之類耳進於中國而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
中國之馬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
真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
不識夷字遂至背盭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於
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國
當厚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主縱之北遁封其孫為
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
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
以堂堂中國強祀夫漠北胡鬼以示厚哉如曰係國

初所行臣謂制度禮樂因時損益我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　國初之典秩耶惟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　太祖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　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　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　聖祖驅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元既沒之鬼掃蕩廓清之功　皇上當與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所祀君者若此臣因此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傳制令官各有歲時甚重典也臣考方輿圖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illegible]之二

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所記
絕無陵所不知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
之谷不加築爲陵不知去我 朝邉圉之外幾千百
里也今遇每祭但權於府西廟北掃堦蓆幄以畢事
夫既曰祭陵而實無陵既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
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 舊嘗竊據之胡鬼其誰曰宜
手況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隔越封疆其何
所望乎臣以爲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
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當除此祀典之決當正既
而承乏言官兼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
已幾三年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

建明是自待如彼其畢也臣念是輙不量力勢獻一
得於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心不負於所學不負
於中國帝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令行該部會議
備考　太祖檄諭并諸華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
夷謹微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黎華傳
爾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絕根
本仍　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何地方考
經據理較之伏義以下帝王見有諸陵應同否致祭
如果不願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國家輿圖之外即議
黜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之大義
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撫[illegible]之心[illegible]

議覆奏疏兵議責成督將帥練軍閱武招亡行間效勇設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奮勇氣既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狹之頸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中國萬萬年磐石之安誠大聖之作為曠世之事業也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自愧遁或能殄咎宜加臣身臣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干冒戰越之至

請廟祀二忠疏　　黄相

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閑崇報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

厥宅里皆與意也我　國家以風教為本以綱常為治自　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雞鳴山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羌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瘞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燕市皆無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為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稔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奉　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著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　天[illegible]

責獲壞梟使陳瓚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illegible]
生氣臣敢不夙夜祗承　上命切照文龍當宋季爲
閩廣宣慰撫使壯軍入廣文龍以千百就盡之卒抗
方張不測之虜有諷其納欵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
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凌挫之文
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迫耶繫至杭州
不食而死陳瓚文龍叔也元唆都攻興化瓚以義民
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猶率其麾下五百
人巷戰死者殆盡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曰吾家世
敦忠義其肯從胡狗奴求活耶唆都大怒車裂以殉
俱載宋史及郡誌凜凜忠言與秋霜而俱厲堂堂大

節與日月而爭光雖宋遘陽九之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真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效矣列之祀典允愜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居無存久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 勅該部比照廟祀紀信等及近者監生裴泰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本郡事例擇興化府近城爽塏之地畫立一廟共祀陳瓚陳文龍於中擇附近人戶二家或時看守仍乞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為定禮[illegible]魂義魄慰於肸蠁之中而凡[illegible]共立仰廟貌之巍峩覩禮文之豐隆[illegible]

自勃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矣其裨益風教夫豈細故哉犯冒陳　天聽不勝戰慄之至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冑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　開國之大典今百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濫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

與此可欺以其方之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来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　命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　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盖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等亦皆已死先後祔於卞壼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illegible]塑像者此[illegible]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illegible]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

勛何據而敢爲此言也我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開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巳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桓封普安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巳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

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録俱不載英惟黄金開國功臣録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録而英亦與蓋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盖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証又惑也

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追侑

皆
皇上　千古爾祖孫尊祭於太
廟祀其興又重英於廟且不與祀而又欲尊
豈不尤甚也哉夫英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升爵
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勵今日之
祇奉　眷顧且餘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懷
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鮮輕
而於我　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
興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
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鱗
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獨於
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

氣之興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題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宂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令配享六人之

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illegible]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俠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歛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望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禮樂崇隆於 聖明之世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

光矣臣以事于 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 聖恩俯賜鑒納則
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八終